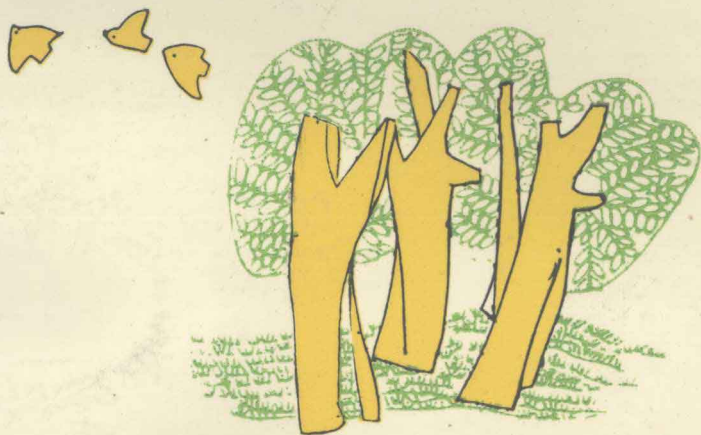


——冯时辉获奖小说散文集

# 小村 風景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小 村 风 景

——冯时辉获奖小说散文集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001号

小 村 风 景

——冯时辉获奖小说散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5印张 3插页 200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224—03108—9/I·744

定 价：7.70元



## 【简介】

门前有山，曰南山。南山那边有条河，叫汉江河。虽在汉水之北，我们这地方却叫汉阴，说明了岁月无情，使这块山地历经许多迁变。汉阴城很小，也临着小小一条河，谓月河。月河曲折许久，在安康汇入汉江。汉江南山月水之间，有我的村庄，取名三元梁。

三元梁的黄泥巴算不上丰腴肥美，却也不顶贫瘠荒蛮。正因如此中不溜溜，便难免太过平常。平常山水，哺育出平常百姓，自然我就是平常山水中一份，谈不上什么历经坎坷，却最是理解田园的内容不仅仅是风景；外面的精彩知道很少，只是沉醉于月河边上乡亲们哼出的小调。

父亲母亲望子成龙，于贫困生涯中把我塑成希望。读书十四年，做中学教员、做机关职员、做乡党委领导、做宣传部新闻干事、兼做《汉阴报》副主编至今。龙是成不了的，只凑凑合合弄出些文字。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够格的作家，作家是我生活中最精美的梦，想把这梦，做得更好、更真。

# 生活的馈赠

(代前言)

放牛扯猪草捎带念书，构成我宽阔又艰辛的儿时和少年。儿时少年对文学的理解很零碎，零零碎碎的理解大多是一种向往，抑或是一种神秘。但这种向往和神秘却给我留下了铭心的记忆，靠了这铭心的记忆，面对坎坷人生，我走过曲折迎来希望。

在很长的一段人生里，我其实并不懂得文学就是生活的馈赠。懂得的时候才知道，文学这概念很博大很沉重，也很可能竭尽一生心血而不得其果。

十九岁念完中学回到乡下，日出日落的劳作，朦胧了我的诸多想象，严峻的生活现实使我添加出许多的沮丧，便潦潦草草地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满山遍野扯着喉咙唱：

哥在坡上烧荒地

妹在河边洗衣裳

哟儿哟儿哟

妹在河边洗衣裳

.....

唱烂了故乡的小调，父老兄弟便承认我的成熟，便把犁田打耙的活路放心交我，便把羞答答的邻村妹子指给我看……但是我却在心里发狠：定要追求另一种生活。

五月六月的太阳底下，田里地里做活路，常看见公社里和我一般年龄的干部来到田埂上，他们提着黑皮儿的手提包，轻轻巧巧说一阵，便走到队部大院的荫凉里去喝茶。于是便非常羡慕提着手提包走在田埂上的那份子轻巧那份子潇洒。

尽管这羡慕显得渺小显得丑陋，但那时，我确实朝朝暮暮都在想。可现实生活，并没有向我展示微笑，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同学，靠了他们各自的背景，先后都被推荐上大学或是找了一份工作，于是我明白，我的山村很复杂呢。只是我的父亲非但做不了干部，而且有病，常年卧床，生活困顿。除了在田里地里做出一番模样，我别无选择。

转瞬又是一年秋分，家乡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远处近处只看得见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坎，小路上，我送走了最后一名同班同学，他也被推荐上了大学。看着同学上了火车，我却不知道，我的生活路，该怎样往下走。

这时节，大队修水库，闹哄哄的动员会上，大家推举我去指挥部里管广播。说来让人不信，当时我真是热泪盈眶了呢！我知道，淳朴的庄稼人，心里有杆称，他们这是尽了他们的努力，想给我这文化人找一份轻巧活啊！

我就去指挥部里管广播。因为知道这份轻巧活来之不易，便格外的负责格外的认真。现在我才悟出，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是多么重要，撇开当时的政治背景不谈，那时我每写一篇文章，每办一次墙报，每画一幅画儿，父老乡亲便夸我抬举我，说我有出息，于是便深受激励，便追求技艺上的长进，才有了我

后来创作上的积累。

虽然我努力工作，也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但我仍然没有被推荐上大学，这之间我有过失望也有过厌烦，但随着生活的沉淀，我逐渐地走出浮躁，变得心平气和，田里地里的活路，反倒做出些新鲜味道，凝视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山水，发现我的家乡并不丑陋。

假如没有乡亲们的再度推举，假如我们祖国的历史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也许我就这么平静下去，一如我那些盘一辈于泥巴坨的父老乡亲。

但是乡亲们不甘我的埋没，他们眼见得有权势的子弟远走高飞，不公平地把我撇在家乡土地上，虽然他们无法去澄清这里面的是非曲直，但他们采用人多力量大的办法，要求大队部，把我调进小学校，做了一位民办教书先生。

踏上泥巴垒就的讲台，我才慢慢想明白，人，不能没有追求啊！虽然我的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屡屡受阻，但也正是因了这碰撞，才使我的追求日渐纯洁、日渐高尚。因为我懂得，在我的追求里，涵进了多少人沉甸甸的希望。

于是，我慎重地拿起了粉笔。

此后的岁月，可谓是风调雨顺，正如只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才知道粮食的可贵。教书育人的时候，我不曾有过半点的懈怠和马虎，带出了一批像模像样的学生，后来我凭自己的试卷考入师范，学成之后，离开故土，做了一名正式的中学教员。在我三十而立的那几年，我常常铺纸拧笔，想把我的生活我的追求连同我的深深乡情写成文字，可几经思虑几经废弃，我竟不知从哪里入笔。

一个偶然的时机，在家乡小山村里，和几个上了大学的同



学聚齐，言谈之后，我忽然感到，他们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比我混得好，可他们不如我的地方也很多。一是他们不如我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因为他们的机会来之太易；二是他们适应性不如我强，总是埋怨别人埋怨社会的地方太多，这是因为他们踩着父辈的肩膀，轻轻巧巧浮上了生活，而丢失的却是奋斗追求的艰难磨砺。

于是我总结：和幸运的人们相比，我的那时的被埋没，那时的受压抑，正是我今日的财富啊！没有这财富，就没有我顽强的努力！有了这财富，我才有能力有思想扬起理想更高的风帆，到达更遥远更美好的彼岸！

追求是奋斗者的伴侣，这伴侣催促我拿起笔，不仅是记录乡情，更要把追求者的故事讲给人听，于是我知道，写作将成为我追求的崇高命题。

这以后，尽管我的工作一再更换，但我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实际上也正是因了我手中的笔，才使我由一个山村农民，成为宣传部门的新闻工作者，使我从容不迫地靠近自己理想的境地。

我真正业余写作发表作品是在1985年，但73年至85年这十几年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准备沉淀阶段。没有这个阶段，我不可能出现近两年创作上的小小丰收。我真正写出点有感觉的东西应该是在1990年以后，这时我刚刚从山区药王乡调到县委宣传部，开始写了一篇千多字的小说《月儿岭的狗儿叔》，我深知并且深爱月儿岭这样的地方和狗儿叔这样的人物，也正因为很有感情很熟悉，人物塑造才显得生动才算是成功。这篇小说参加陕西文化艺术报举办的“华青杯”全国小小说大奖赛，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被评为二等奖；以家乡山水人物为背景的



散文《小地方》和小说《旺山村人物》分别在甘肃和湖南获全国征文优秀奖和二等奖，《小地方》还被《新华日报》选载并在陕西广播电台再度获得“秦药杯”散文广播大赛一等奖；报告文学《山溪悄悄流》在北京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明日》杂志社举办的“希望工程——明日之光”征文三等奖；杂文《吃得亏，得一堆》在哈尔滨获优秀奖。

特别是1991年，散文《小村风景》在浙江《西湖》获“东阳三建杯”全国散文征文大赛唯一的一等奖，这篇作品同年还被评为浙江省社科类期刊优秀文章三等奖。小小说《洞儿沟》在郑州《小小说选刊》全国小小说大赛获优秀奖，并被选入《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精萃》一书。散文《我的朋友》在北京获得“我的人生”征文四等奖，作品在香港出版。小说《花嫂请客》再次在浙江《西湖》获全国小小说“钱江”杯优秀奖。

1992年，我以小说《莱湾女》参加《人民文学》等单位举办的“风流”杯全国征文大赛，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被评为二等奖，作品选登于《人民文学》92年6月号。精短散文《浪花的生命在于跳跃》和《洗衣石》分别在长春和福建获优秀奖，散文《霸王坡》在湖北获优秀奖，小说《王家院子》在浙江《西湖》获“富宾”杯三等奖。小说《小镇平凡事》在西安《女友》获“未来作家”大赛三等奖。小小说《空房》在兰州晚报获“哈磁杯”全国小小说大赛三等奖。小说《雨天》在《女友》“未来作家”大赛中获优秀奖。

1993年，小说《黄花黄》参加《人民文学》杂志等单位举办的“风流杯”全国征文大赛获纪念奖；中篇小说《阴坡阳坡》在北京《当代文学》等单位举办的“首届冰心杯新文学大赛”中获三等奖。

从这几十篇获奖散文小说的成功上看，小说主要是靠人物，散文则主要靠的是真情实感。小说里写的人物都是农村普通人，如狗儿叔、麻叔、米支书、嘹亮女人、蛮山叫、王胡子、蓉姐、水秀、花秀、花花布、云子、镜子、竹娟、香瓜儿、四女子、木娃子、菊娃子、萍儿、羊子、满子等等，他们无一不是生活在我的周围。散文里的月河、月儿岭、小村、老桥、新桥、霸王坡、编沟、药王庙、狮子岩，所有这些小地方吧，表面看是写景，实则是抒情，没有灵魂深处情感的轰鸣，是不可能完成散文写作的，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搞文学创作的时间不长，也实在不敢说取得了什么成果，但我却讲了这么多，总归一句话，文学离不开生活。

谈不上我对生活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但我拥有最真切的感觉。假如我没有农村十几年艰难而又厚实的生活基础，假如我没有沉入生活底层和脚下泥土地产生那么紧密的联系，我就不可能充满希望热爱生活并时时保持创作冲动，也就不可能以自己稚嫩习作去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所以我说：我所写出的一点作品完全是生活的馈赠，我当用加倍的努力，去继续奋斗，回报生活。

冯时辉

1993年7月

# 目 录

## 短篇小说

1. 菜湾女 ..... (1)
2. 黄花黄 ..... (15)
3. 旺山村人物 ..... (29)
4. 姑姑河 ..... (38)
5. 洞儿沟 ..... (50)
6. 王家院子 ..... (55)
7. 花嫂请客 ..... (63)
8. 无名桥 ..... (68)
9. 超生游击队长 ..... (73)
10. 雨天 ..... (77)
11. 小镇平凡事 ..... (85)
12. 秋实泪 ..... (108)

## 小 小 说

13. 月儿岭的狗儿叔 ..... (134)
14. 空房 ..... (137)
15. 秀儿支书 ..... (139)
16. 骗术 ..... (142)

17. 规矩····· (145)
18. 秋日黄昏后····· (147)
19. 多心····· (149)
20. 雪夜····· (151)
21. 最后的情话····· (154)
22. 老的小的····· (157)

## 中篇小说

23. 阴坡阳坡····· (159)

## 散文

24. 小村风景····· (219)
25. 小地方····· (222)
26. 山的那一边····· (225)
27. 山韵人韵····· (230)
28. 碾沟佬····· (233)
29. 霸王坡····· (236)
30. 面对着这样一条河  
····· (239)
31. 南山····· (241)
32. 一人行····· (244)
33. 过年的记忆····· (249)
34. 铁佛印像····· (252)
35. 洗衣石····· (254)
36. 虹····· (255)
37. 咏水二题····· (257)
38. 火石岩小记····· (259)
- 后 记····· (261)

# 菜湾女

菜湾的人都说香瓜儿长得好看。对门儿的四女子就说：“香瓜儿我看你咋得了？二天媒婆子踢断门，看你跟哪个？”香瓜儿听了绯红着脸，却是抿儿抿儿地笑。她妈就说她太无出息，十七八的大姑娘了，跟人说这些事情，还笑。

香瓜儿就不敢笑了，就认认真真做针线。菜湾是个山旮旯，习俗要得紧，姑娘一成人，必得练针线，为放婆家做准备。香瓜儿脑子灵，又是初中毕业生，不长的功夫，针线就做得出了名。只是常常窝在房子里，手里做着针线，心里头总是一潮一潮地想事情，却又模模糊糊遥遥远远地想不清。

这天爹妈去给大姨过生日，香瓜儿就一个人在房檐坎上垫鞋底，大约也就是半晌午时候，槽门外一个很气派的小伙子迟迟疑疑想进来又不进来的样子。香瓜儿就忍不住望了几望，小伙子便迈进了槽门坎。他穿一身米黄色衣裤，显见不是菜湾人的打扮。潇洒

的长头发一甩一甩的，甩得香瓜儿不敢正眼看。只是那小伙子一进门就盯着香瓜儿不掉眼，香瓜儿就躲进屋子里去，却也还是忍不住隔着窗棂儿偷偷往外看。四女子这时候就跑出来问：“你找香瓜儿啊？”

小伙子浅浅一笑，却不答，只问：“谁叫香瓜儿？”

四女子就喊：“香瓜儿！”

那小伙子听了就嘻嘻笑出声，还拿出一个蓝皮皮的小本本往上面写字。香瓜儿被那小伙子笑得不好意思，四女子喊她也不敢答应，却更是忍不住地贴在窗棂上仔细地看。没想那小伙子写完了字，合上本本喊：“香瓜儿你出来哟！隔着窗户眼看人，莫把我看扁了喔！”

香瓜儿就只得红着脸蹭出来，立在门边羞羞地道：“其实我没看……”

那小伙子道：“瞧你的鼻子尖尖，那上边哪来的一层灰？”

香瓜儿用手背一抹，果然鼻子上有灰，心想这人真是厉害，也就更加不敢看他。四女子正想说什么，那小伙子却直给她打手势，原来他拿了一个小小的照像机。只觉得亮亮的一闪，小伙子就说：“行了！”四女子就问：“把我照进去了没有？”那小伙子说：“别急，马上给你照！”四女子站得好了，说：“我叫四女子。”小伙子又笑：“香瓜儿、四女子，这名字怪怪的。”

照完了像，四女子就请那小伙子到她家里去坐，那小伙子却笑笑地望着香瓜儿不说话。香瓜儿其实很想叫小伙子在她家里坐，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小伙子就问：“香瓜儿你去不去？”香瓜儿摇摇头。四女子就说：“香瓜儿你就一路去啰。”

香瓜儿就鼓了鼓勇气道：“在这里坐未必不一样？”

小伙子赶忙说：“一样的一样的。”边说边就拉了小椅子坐

下来。

这时候四女子扯了嗓子喊：“矮子你去逮个鸡杀了！”

四女子家门口就有一个矮个子男人探出头道：“那你还不回来！”

四女子就说：“你杀你的鸡，我晓得回来。”

那矮子就缩回屋子里不见了。

小伙子就问：“矮子是谁？”

香瓜儿的嘴唇动了动，却勾了头没说出声。

四女子郁郁道：“矮子是我男人。”

“男人？”小伙子有些愕然。

四女子道：“你莫笑，我跟矮子还没圆房。”

“圆房？”小伙子更是疑惑，但也不好再问，便抬腕看看表道：“那你们忙，我走得了。”

四女子道：“鸡都杀了，你要走？吃了晌午走！”

小伙子道：“不了不了，我还要回城。”

四女子问：“你住在城里？”

小伙子点点头。四女子又问：“你在哪里干工作？”

小伙子甩了甩头发，笑：“你们没安广播？”

四女子说：“广播？有哇！家家都有。”

小伙子就说：“我就是干广播的。”

四女子道：“哦！就是你天天在广播里头说话唱歌子啊？”

香瓜儿泡了茶出来，听四女子这般说，忍不住噗哧一笑。小伙子就道：“四女子你还真说对了，我得赶紧回去编稿子，不然明天广播就没得话说了。”

四女子说：“那咋要得，吃了饭走！”

小伙子虽是恋恋的，却还是坚决地站起身就走，还说，“二



天再来吃你们的晌午。”

小伙子都走得没影儿了，四女子还在说：“我想拉他咧，硬是不好拉得。”

香瓜儿却不说，又是抿儿抿儿地笑。

隔了个多月，香瓜儿就收到一个牛皮纸的信封封，拆开一看，好大一张像片，看了许久，香瓜儿才认出那是她自己。身后那土里土气的窗棂儿门框子，在像片里却是极好看，只是她自己羞羞涩涩傻不叽叽土包子样。可恼的是那小伙子给这像片取个名子叫“情窦初开”，而且这几个字竟是印在上面，抠都抠不下来，抠了一阵，香瓜儿才发现那小伙子还给她写来几句话，说“情窦初开”是一种神韵、一种意境、一种征服力，总之是一种艺术，绝无其它意思。还说他是业余摄影爱好者，这张照片会获奖呢什么的。香瓜儿气不过，就把像片锁起来。四女子问她，她推说没收到，四女子就叫香瓜儿看她的，四女子的像片就叫做“四女子”，香瓜儿看了就更加气不过，心想他在耍笑她，就有点恨那个照她像的小伙子。

可是不几天，区上的文化专干李姑娘就跑来找香瓜儿说：“我是来请你给区上服装厂当模特儿的。”

香瓜儿却摇头。李姑娘就说：“文化馆挂了你的大像片儿，把城里的姑娘都镇完了，你不晓得？”

香瓜儿就被吓了一跳，忙问：“就是叫‘情窦初开’的那一张？”

李姑娘就笑：“是的是的！你没看你那双眼晴啊，当真能勾出人的魂儿呢。”

香瓜儿就绯红着脸勾了头，在心里骂那小伙子太缺德。李姑娘就说：“我开始也没想到那是菜湾的女子啊！余记者给我说

了才晓得。”

香瓜儿就问：“余记者？”

李姑娘说：“给你照像的就是余记者呀！”

香瓜儿就眼泪汪汪地道：“他才是情窦初开呢！”

李姑娘看了香瓜儿那个委屈劲儿，却是笑得直不起腰，笑够了才道：“原来你是多了心哪，人家余记者可是当真说你好，说是菜湾山美水美人更美！几多人请他照他都不照呢，你还哭！”

听李姑娘这般说，香瓜儿的气才慢慢小了些，才觉也是不该恨人家，就去给李姑娘泡茶喝。

后来李姑娘和香瓜儿她爹妈商量，爹妈却同意她去区上服装厂。说人家区上看得起咱菜湾人，咋能不去？

香瓜儿就去了。

但是香瓜儿当不了模特儿。人家给她拿了好看的裙子穿上，她却躲在屋子里死活不愿意走出来。只好叫她换上西服长裤，她却走不成那几步扭啊摆的路。就让她站在那里吧，她却红脸巴赤给人一个脑壳顶。没办法，就问她想做啥？她说她想扎衣服，就让她扎衣服。扎衣服她果然行，差不多是不学就会。接着又学裁剪，裁剪也是一沾就懂，厂长就想叫她当师傅，她却不，说：“我要回呀！”

厂长说：“回？回菜湾？”

香瓜儿点头，厂长就奇怪：“回那里去干啥？那不是把你耽误了嘛！”

香瓜儿说：“我回去扎衣服呀！”

厂长说他不同意，香瓜儿就去找李姑娘，李姑娘也不同意。香瓜儿就跑县城找到余记者，余记者说：“好！我支持你！”

菜湾就有了香瓜儿办的缝纫铺。